

白化文

著

【白化文文集】

汉化佛教法器与服饰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UBLISHING HOUSE

总 序

化文学长与我是同学挚友，我们有共同的爱好，都对古典文学有一点偏爱。不过他的学问广泛，知识渊博，这是我们班同学都公认的。当他七十寿辰时，我给他写了一副贺联：

五一级盍簪相契，善学善谋，更喜交游随处乐；
七十翁伏案弥勤，多能多寿，定看著作与年增。

这里我说的，真是实话。他的“善学”和“多能”，是我最佩服而学不到的。据他片断的自述，我们可以了解到，他少年时就偏爱文科，读书很广，从不死抱着课本不放，而是大量地读课外书。虽然偏废理科，但对于海军史和舰艇知识，却非常熟悉，谈起来如数家珍。上大学时，他不仅认真听本班本系的课，还曾旁听过高班和外系的课。他1950年就上了北大，所以曾有机会听过俞平伯、罗常培、唐兰、王重民先生的课，比我们有幸多了。杜甫《戏为六绝句》之六说：“转益多师是汝师。”他的确是做到了“转益多师”的，因此有多方面的资源和传承，成为一个多面手。

他的“善学”，首先是尊师重道。一向对老师尊敬尽礼，谒见老师，总是九十度鞠躬，侍立倾听。直到现在，他讲演、发言时，提到老师的名字一定从座位上肃然起立表示敬意。他写文章时总是先举老师的字再注名，以字行的当然在外。这些礼节已是今人所不懂的了。事无巨细，他总是竭

诚为老师服务，真是做到了“有事弟子服其劳”。在他将近知命之年，拜我们编辑行的前辈周绍良先生为师，成了超龄的“在职研究生”。他在人前人后、口头书面，总自称为门生，极为恭敬，比青年人虚心得多。

他的“善学”，体现于学而能思和思而能学。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化文学长是身体力行的。他在上大学之后，总结了自己的学习经验，得出自觉颇为得力见效的四条“秘诀”。

第一条是：

除了入门外语等课以外，大学的课程均应以自学为主。多读课外书，特别是指定参考书和相关书籍，学会使用最方便使用的大图书馆，学会使用各有各的用途的各种工具书，一生得益。

这是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我愿意把它推荐给广大青年同学，不过万一遇上了要求背笔记的老师，可能考试得不到高分，那就不要太在意，争取在别的地方得分吧。

第四条也很重要：

老师的著作要浏览，有的要细读。对老师的学术历史要心中有数。这样，一方面能知道应该跟老师学什么，甚至于知道应该怎样学；另一方面，也借此尽可能地了解在老师面前应该避忌什么与提起什么。

这一条是准备进一步向老师学习真髓的方法。每个老师都有独特的长处和学术道路。你想要多学一些课堂之外的东西，就得先做功课，细读老师的主要著作，才能体会出课堂上所讲的那些结论是怎么来的，才能明白老师所讲的要点在哪里。化文学长在四条“秘诀”的其余两条里就讲了要注意讲义之外的“神哨”和听课时要多听少记，都是这个思路。读者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他的《对一次考试答案的忏悔》《定位、从师、交流、考察》两文一读。

他的“善学”，还在于随遇而安，就地取材，见缝插针，照样能左右逢源，有所建树。化文学长前半生道路坎坷，屡遇困境，但他能边干边学，学一样像一样。徐枢学长分配到电力学校教课，心里郁郁不乐，先师浦江清先生开导他说，“你可以研究电嘛”。当时引为笑谈，化文学长却从中得到了启发，他说：“老师有深意存焉：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只要抓住‘研究’不放就行。因而我此后每到新岗位，一定服从工作需要，在工作中不废研究，多少干出些名堂来。”（《浦江清先生二题》）他也就的确干出了许多“名堂”。有一段时间，他以业余时间帮《文物》杂志编辑部看稿，看了不少发掘报告，从而也学了文物考古的知识，这对后来他研究佛寺和佛教文物很有裨益。同时也因看稿而向王重民先生请教古籍版本方面的问题，得到了许多课外的真传。

他的“多能”，就因为他“善学”。大学毕业离校之后，他不仅继续向本系的老师请益，而且还陆续向外系的老师求教，如历史系的周一良先生，哲学系的任继愈先生，东语系的季羨林先生，都得到不少教益。他在师从周绍良先生

之后，虚心学习敦煌学和佛教文献学，再和他本职工作相结合，创立了佛教和敦煌文献的目录学，成为一门新的学科。

我们只要看看化文学长这一批著作的书目，涉及好几门学科，就可以知道他的“多能”，正是他“善学”的结果。希望青年一代的读者，能从这些书里学习他“善学”的精神和方法，倒不一定要学那些具体内容。因为人各有志，条件各不相同，所遇的老师又各有所长。就如白先生自称“受益于周燕孙（祖谟）先生最深”，他也深知周先生的特长是音韵、训诂，但他不想学语言文字学，就如实地回答了周先生的探询。他最受益的是周先生给他讲的工具书使用法，而学到的还有周先生礼貌待人、踏实治学的作风，应该说是更重要的。

孔子自谦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化文学长少年时并不“贱”，从小在慈母沈伯母的精心培养下，决心要上北大文科。终于在北大中文系前后读了五年，在北大图书馆泡了六十多年，造就了一位“多能雅事”的传统化学家，应了浦江清、朱自清两位先生在他幼年时说的预言。沈伯母在天之灵，我想应该含笑点头了吧。

中国书籍出版社要出白化文学长的十本文集，汇为一辑，委托我写一篇序。我与他幸为知交，不能推辞，写一点感想，作为书前的题记而已。

程毅中

2016年8月

目 录

一、绪说

- (一) 佛教与汉化佛教 001
- (二) 佛教三宝与寺院 005
- (三) 汉化佛教的法器与服饰 007

二、鸣器

- (一) 呗器 008
- (二) 夜半钟声 019
- (三) 清磬几僧邻 027
- (四) 木鱼和木鱼的传说 033
- (五) 汉化佛教寺院中的鼓 041

三、“庄严”和庄严具

- (一) 讲“庄严” 060
- (二) 庄严具 062
- (三) 彩画庄严 073
- (四) 现图曼荼罗 081

四、供具

- (一) 供具与供物 088
- (二) 三具足 091
- (三) 七宝与八吉祥 096

五、汉化佛教僧人法服与常服

- (一) 僧人的服装 104
- (二) 三衣和五衣 105

- (三) 汉化佛教僧人服饰传流所自及其改革之要点 113
- (四) 历史上所见的
汉化佛教僧侣法服与常服简述 117

六、随身具

- (一) 随身具 125
- (二) 衣钵相传和比丘六物 127
- (三) 十八物 134
- (四) 齿木——杨枝 137
- (五) 净瓶——军持 141
- (六) 巾 145
- (七) 戒刀 146
- (八) 百一物 152
- (九) 拂尘 155
- (十) 拄杖、禅杖和锡杖 156

七、瓔珞、华鬘与数珠

- (一) 瓔珞与华鬘 164
- (二) 造像服饰 174
- (三) 数珠 176
- (四) 作为殿堂内庄严具的瓔珞 181

附录

- 原书附录 182
- 原书后记 211

《白化文文集》编辑附记 215

一、绪说

(一) 佛教与汉化佛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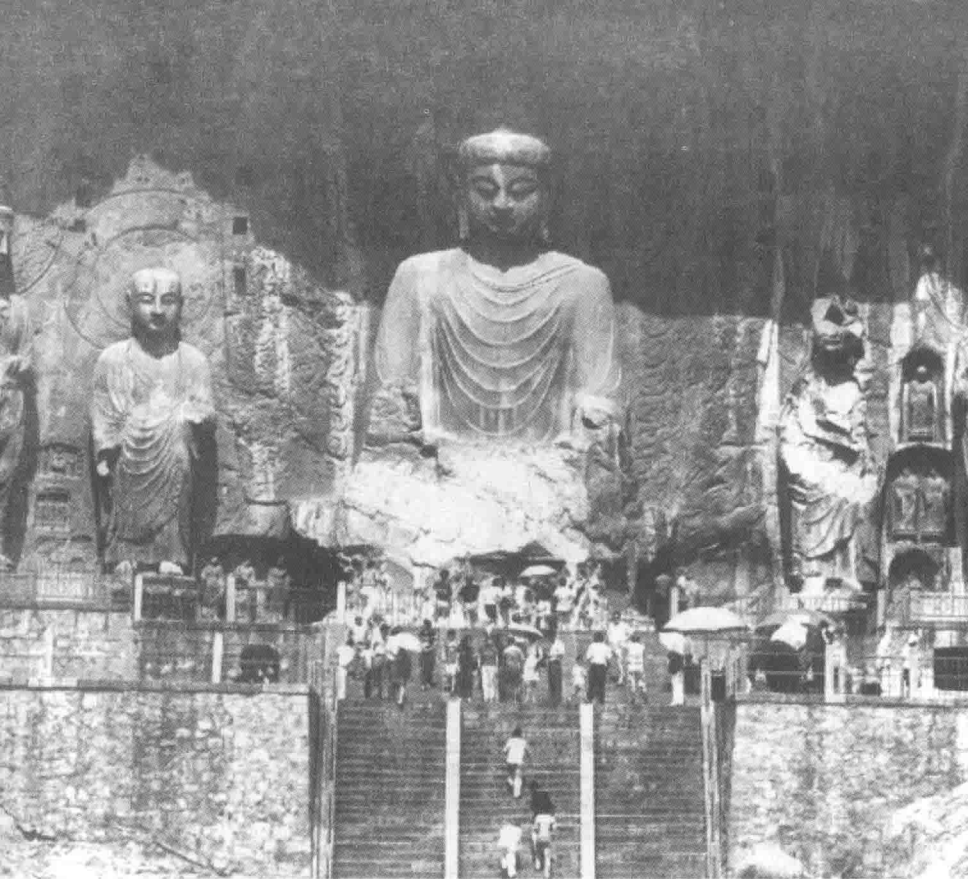
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的佛教，是公元前约六七世纪时，释迦牟尼在古代南亚次大陆北部地区创立的，是受到那个地区的婆罗门教和其他“外道”在教义、组织等多方面的影响，并与它们不断斗争中建立成长起来的。

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依然受到其他教派的或多或少的影 响，更由于教徒对教义和戒律等方面的认识产生分歧，于是在历史上滋生出许多教派来。从古代南亚次大陆来看，大致地说，较原始的佛教教派以自利求罗汉果得解脱为最终目的，被称为小乘佛教；1世纪前后兴起的大乘佛教，则以利他修菩萨行成佛为最终目的。小乘只承认释迦牟尼一位是佛，大乘则认为大千世界有恒河沙数的佛。7世纪以后，大乘佛教中一部分教派与当时当地的带有秘密宗教性质的某些婆罗门教系统融合，形成密教（密宗）。小乘、大乘、密教，这就是古代南亚次大陆佛教在流行中逐步形成的三大派系。它们各自传流有自，并行不废。

佛教逐渐传入与南亚次大陆相邻的国家与地区，又形成各具该地区本民族特色的种种教派。原来的三大派系在不



苏州西园寺



卢舍那大佛

同时期都传入中国，大体上说，在中国中原以汉族为主体的地区逐步传播，并主要是经由中国传入古代朝鲜、日本等地的，称为北传佛教，也称为汉化佛教。其教义以大乘为主，并杂取小乘、密教中一部分。其经典属于汉文系统。在中国西藏地区逐步形成的，称为藏传佛教，后来也在蒙古等地区传播开来。其教义是佛教（包含大量密教成分）与当地的原始宗教“苯教”的混合，而以佛教特别是密教为主。其经典



清代西方人所画的中国和尚

以藏文为主。传入今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和东南亚一带，并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传播的，称为南传佛教。教义以小乘为主，其经典主要属于巴利文系统。中国是三大派系兼具，而从信徒之众、传播地区之广大来说，又是以汉化佛教为主的国家。

（二）佛教三宝与寺院

一种宗教，从形成到发展，一般需要具备以下四个条件：

（1）一定的教义，常以经典形式记载并传播。

（2）具体的崇拜（礼拜）对象，此种对象常以具体形象显示。从历史发展看，表现为人的形象的越来越占大多数，拜物教居少数。许多宗教都以本宗教的创始人为膜拜对象。

（3）用适当方式——常为有层次的多种方式——组织起来的相当数量的信徒。

（4）独有的活动场所，即本教派的根据地。

以上四项条件，佛教全都具备。

佛教的教义，在各大宗教中最富于哲理性和学术性。佛教一方面在吸收其他教派教义的同时创造出自己的经过深思熟虑的独特教义，另一方面采用了大量的古代神话、传说、故事，使其为我所用。佛教在其发展中派系繁多，经典繁富，结集成“三藏”，即传为释迦牟尼佛所说理论的“经

藏”，所说清规戒律的“律藏”，还有后代阐释佛说精义的“论藏”。我们本书中讲的法器、服饰都各具其本身的鲜明特点，其规定多载于律藏，其他两藏中也有讲到的。

佛教是逐渐形成的一种多神教，有“佛”“菩萨”“罗汉”“诸天鬼神”等一系列庞大复杂的崇拜对象，并以雕塑和绘画等图像显示之。因图像繁多而且是信徒的主要膜拜对象，所以又常常被人戏称为“像教”。这些膜拜对象的服饰各有特色，但在本书中只能约略地讲到。礼拜他们的时候所用的种种“法器”，则在本书中重点讲述。

佛教的信徒，是用清规戒律为依据严密组织起来的“七众”，即出家二众：比丘（俗称和尚），比丘尼（俗称尼姑，不可当面如此称呼）；年幼的待候补的出家人：沙弥（俗称小和尚），沙弥尼（俗称小尼姑，也不可当面称呼），式叉摩那（学戒女，由沙弥尼向比丘尼过渡期中受两年左右考验者）；在家二众：优婆塞（居士）以及优婆夷（信女）。他们的服饰都有明确规定，但又是从各地区历史上逐步发展变化才形成的。本书中重点讲述。

佛寺是佛教的主要根据地。佛寺中的种种安置，当然也有明确规定。本书中也重点讲述。

从佛教的观点来看，以上所说的，就是佛（膜拜对象）、法（教义）、僧（信徒）三宝与寺院，它们是佛教赖以生存与发展传播的必要条件。本书中讲述的，只是与三宝和寺院密切相关的法器、服饰，所述以汉化佛教为主。

(三) 汉化佛教的法器与服饰

从汉化佛教的角度来看，广义地说，下列物品均可称为法器：

(1) 寺院中特别是殿堂中的种种室内装饰用具，如幢（读作chuáng）、幡等。

(2) 佛像前的种种供奉用具，如香炉、烛台、花瓶等。

(3) 僧人在祈祷、修行、供养、法会时所用的种种用具，如钟、磬、铃等。

(4) 僧人的修行用具，如数珠、禅杖等。

它们又可统称为佛器、佛具、道具。

狭义地说，法器特指放置在佛像前的小型供奉器物。密宗对此类器物有特别要求，在这方面有自己的一整套系统性的器物，并且“不足为外人道”。本书中基本上不涉及密宗的整套系统，只就个别常见的略作介绍。

本书中讲述的，主要是广义上的常见常用的法器。

汉化佛教的服饰别具一格，大体上可分为“尊像服饰”和“僧人服饰”两大类。本书中以讲述僧人服饰为主。

二、鸣器

(一) 呗器

如果对绪说中所说的加以补充，那么可以说，从佛教的角度看，凡是能对修行佛法起正面的好作用的有形质的事物，都可以称为“法器”。例如，能修行佛法成道的人，可称法器。再有，寺院中用于各种佛事的器物，以及七众所用的修道用具，也都称为法器，前者如庄严具和供器、鸣器等都是，后者如念珠、钵、锡杖等都是。

作为法器中之一种，鸣器又可大致区分为报时器和呗器两类。它们之间的划分并不严格，具体到其中某些器物，如钟、鼓、磬、木鱼等，两方面全用。可是某些器物，如铃、铙等和乐器，就只能作呗器用了。所以，总的说来，呗器比报时器多。这一节综括介绍鸣器。

呗，是梵文Pathaka的音译简称，音译全称是“呗匿”，还有译作“婆陟”“婆师”的，意译为“赞叹”。南亚次大陆原始佛教中习用这个词，它指的是在讽诵经文时与曲调相配合，可以称之为梵文吟唱的法曲，所以称为梵呗。它吟诵的多为以南亚次大陆押韵的诗体写作的“偈（读作jì）颂”，内容除了敷衍经文以外，就是赞颂佛德，所以又称为“呗赞”。

在此要做一点说明的是，古代南亚次大陆很讲究吟诵之学。他们发展了一种集研究文字、语法和音韵于一体的学术，梵文称为Śabdayā，汉文音译为“摄拖芘驮”，意译则是“声明”。它是古代南亚次大陆称为“五明”的五大学术之一。声明中特别讲求诗韵和吟诵之学，此学通过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对中国汉语音韵学的建立，对汉语文学史中押韵的诗文如格律诗和骈体文的创始与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这是另当别论的事了。我们在这里要说的则是，在声明的应用中，有专论乐声曲调歌咏之法的，具体运用到讽诵偈颂之中，在佛教教义中也可称为声明。它是一种在吟诵中实用的声明，大致和梵呗的实用性内涵相同。中国人接受的声明，实际上就是这种佛教化的声明。当然，这种实用的吟诵法，在古代南亚次大陆的吠陀时代便已流行，婆罗门教使用此法歌咏。佛教曾广泛地借鉴了同时的其他教派的种种做法，用声明于梵呗就是借鉴来的一种手法。可是，有的经典说，释迦牟尼佛虽然允许僧人作声呗，可是不许按婆罗门的歌咏之法引声诵经，换言之，也就是不许原样照搬，总得有所变化。

这一点，汉化佛教倒是从一开始就做到了。因为汉文和梵文这两种语言和文字的结构相差太远，按《高僧传》卷十三中所说：“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是故金言有译，梵响无授。”也就是无法照搬。所以，梵呗之法虽早已传入，中国人还得自行创造。《出三藏记集》卷十二

“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中，载有“陈思王（曹植）感渔山梵声制呗记”“支谦制连句梵呗记”等目，就反映了早期汉化佛教在这方面的持续努力。《高僧传》卷十三讲述了有关的早期兴起和发展的情况，其中，最早和最著名的传说，是曹植游鱼山（又作渔山或吾山，在今山东东阿县西）造梵呗的故事。相传曹植在幽谷间听到诵经的声音，清婉迥亮，远谷流响。就模拟其声，“删治《瑞应本起》，以为学者之宗。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因而中国的梵呗又称为“渔梵”或“渔呗”。在我们看来，从一开始就如此制出的渔呗，肯定是把当时中国的音律往经文上套。再经后代不断变化，特别是隋唐之际，大量接受西域传来的胡乐，更可往吟诵之法上套一些，就使渔呗成为中国人借鉴中外、不断自主创造的东西了。至于汉化佛教中用的呗器，则更是借鉴中外，并随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变化。下面所述，以现当代的汉化佛教呗器为主。

汉化佛教的梵呗，主要用在三种仪式之中。一种是朝暮课诵，俗称早课和晚课，古代也包括六时行道的课诵在内。另一种是在讲经中使用。再一种则是在做道场之中使用，俗称做佛事或做法事，其中包括放焰口和做水陆道场^①等。一般认为，僧人学习吟诵梵呗可有如下的功德，即，受到经文

^① 焰口是一种最基本的佛教法事，水陆道场则是一种最复杂的佛教法事。有关的较详细的解说，请参阅拙作《佛光的折射》（香港中华书局1988年版）。